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六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三

余襄公靖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閱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 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祕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 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 天子赫然思振頽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然

也。熙寧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旣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然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 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充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祕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 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四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廢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旣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服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 天子以謂思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州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

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一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仕族孫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 仍世不顯 奮勇自襄公 有聲甚遠 始興開國 襲美于前 兩賢相望 二百年間 躋歟襄公 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 官有言責 左右獻納 姦諛屏息 慶曆之治 實多補益 逢時有事 奔走南北 功書史官 名在夷狄 出入難勤 險夷一德 小人之讒 公廢于里 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 威行信結 嶺海幽遐 公之在焉 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 殞于中路 返柩來歸 詔人負土 伐石刻辭 立于墓門 以貽來世 匪止詔人

孫威敏公沔神道碑

學士畢

仲游代范純禮作

故觀文殿學士行尚書戶部侍郎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贈兵部尚書威敏孫公既葬之十有二年其子之文欲爲公墓隧之碑乃抵高平范純禮泣血再拜而言曰願銘我公之碑純禮曰嘻昔先正太師嘗與威敏誌其父而吾先正與威敏乃景祐至和之間出入内外事 仁宗皇帝父同忠義之人也純禮聞公之事而不敢忘銘其可辭乃序而銘之序曰公諱沔字元規會稽山陰人也少孤隨其母家許下以孝聞天禧間舉進士得官爲趙州司理參軍開封府扶溝縣主簿保靜軍節度推官號爲能吏改著作佐郎遷祕書丞用韓億楊偕薦爲監察御史衷行景祐元年將奉冊中宮而 明肅太后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而後行從之三司判官許申薦方士能導引行氣公上言氣行於身隙不在天呼吸之間或紉而爲患是詭道也申素無行不知力耕以圖報而援詭道以市恩寵罪在無赦乞斥遠方士置申于理從之會孔道輔先文正公以言事謫去而布衣李安世上書其言皆

市井事不實下吏公上言安世誠有罪而欲天下戶知之亦難人見道輔范某方以言事謫去而安世復以上書得罪當以重法則安世之罪人不以為訕上而以為納忠 陛下之法人不以為治狂而以為拒諫願寬安世以慰天下之望乃謫知潭州衡山謫未下公復上書論視朝雙日之制曰雙日之制行是一歲三百六旬廢其半也而誕辰嘉節休曰受釐又廢三分之一然則一歲之中視朝者護百餘日耳而大臣奏事殿中率漏下數刻而退天下之務豈不曠哉因極言事得失乃復謫監永州酒徒通判潭處楚州召為左正言同知諫院公入諫建言治道之本在家並后之寵漸不可長請立貴近夫人為宮師以肅內政又言內侍遷官不以次非故事可止都知押班舊班閣門引進之下今序於上可復內降之出糾封之弊也可革其年二月豫王薨 仁宗皇帝欲厚葬之期以五月公言啓土壟山期日迫難就非特此也自元昊滅邊三司力盛今一品之葬其飾頗繁而祔葬者復眾非五六年計不可是又益一邊費也元昊之窺中國久矣以水旱不調謂得天時以

將帥不和謂合人事如因我之役工倉猝之際悉力幸災以驚邊吏則重為 陛下之憂豈可不慮願緩葬期以俟西事之定書凡再上是時 上悼豫王甚人莫敢言者公獨言之自如也元昊使高延德奉書至延州聲言請和而猶載所僭位號名而不臣是時先文正公為延州帥以書責而還之聞諸朝執政議不一故曰范某可斬也公言范某有時望士多歸之今為邊帥得士卒心元昊之所憚故使延德奉不正之書至塞下欲間范某而去之今執政之議不一如使元昊刺知佯為交結之意而致慢言於朝則范某逐是元昊之計行也居無何元昊果使延德奉書至闕下有慢言如公所策先文正公纔降一官知耀州西師未解 上日夜以為憂乃移永興軍夏竦知鄜州陳執中知涇州各為路分總統以應敵公曰西寇可平矣而北虜不可不備乃上言 陛下勞心於西而隙在北夷狄之人見利忘義誓量果不可常守也願移高經宣守定王果守瀛何九齡守安肅程琳守真定更選良吏居且冀洛益圍諸州步騎屯於真定高陽大名三州則誓書始言可守矣先是

京師久陰不雨蒙氣蔽日公言傳稱皇之不極各當陰必有下人謀上者願 陛下嚴左右察茲謀以消天變未幾此人果遣汎使叛盟而禁中衛士竊發捕得伏誅公既見事輒言無所迴避

上倚用之而權倖側目乃薦田况歐陽脩張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系可任諫官自代遂遷工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遷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就除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移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徙知渭州復知慶州當大閱軍成列矣公按轡徐行不前遂罷而天大風折木塵霧晝晦人方服公而不之測也會社祁公富韓公先文正公相繼去徙知陝州移河東路轉運使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慶州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丁內艱服除為陝西都轉運使知徐州遷右諫議大夫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皇祐四年廣源軍使智高反廣邕管連陷緣江九郡掠廣州官軍數敗中書不時以聞公適過京師入見 仁宗皇帝勞公且曰智高反吾欲昇卿以南事入南事稍息西州之寄秦為重卿其行也公頓首謝因曰誰告 陛下以南事息者臣聞智高掠邕

廣收寶聚以億計日縱酒高會亡命歸之者不絕臣料之南事恐未息也居一日楊畋蔣偕軍敗聞 上謂左右曰孫某固言之矣遂還公以為湖南江西安撫使智高既掠廣州移兵北首欲度嶺江湖以南皆驚人心洶洶公聞乃檄江西湖南令極辦營宇犒賞大軍且至人遂安不搖智高亦不敢度嶺行至鼎州詔以公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而以樞密副使狄公青為宣撫使自智高反諸將用兵各以所利進退而無節制故數敗公至下令曰出兵而無節制遺賊擒也自今已往一以節制從事不用節制而勝猶敗也狄公青至問公曰事將何如公曰欲知我之勝負則料敵得失可也為智高之策有三遷兵巢穴伏而不出上策守邕州以老我師中策揀其衆進戰與我較一日之勝下策然智高猝起官軍數敗橫行嶺外有驕我心戰勝而驕輕與我戰不難敗也狄公青大喜然之軍行至歸仁智高果奔邕州出戰先是公辭未行請挾騎兵為奇不許既行踰嶺使吏製大刀長斧雜短兵用之人亦以為非是狄公青來始益騎兵二千及戰歸仁望智高軍皆駑驘看翼兩

標置陣甚堅矢石不可動乃先伏騎兵於山間而更用短兵搏戰
得所製大刀長斧標盾始破散所伏騎兵亦繞出智高軍後鏖之
呼聲動山谷蠻人死者過半遂大敗智高率其餘衆逃入海嶺南
平公自為御史臺官數引大體言事天下稱之後去言路外徙稍
遷至侍從帥邊滋有時望 國家有緩急未嘗不在邊中及平智
高入見 仁宗皇帝解所服玉帶賜之遷給事中且大用矣而公
固請居外治民得杭州至睢陽召還為樞密副使公既在位益感
激任事數為 上陳治道及論列它得失每言輒盡有不悅公者
會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詔葬為園陵禮官謚曰恭德公言
太宗四后皆謚曰德從廟謚也而郭氏張氏二后不聞有謚今謚
妃子曰恭德雖禮官之罪而實貽謚於 陛下因併論皇儀治喪
詔葬為園陵非是遂改謚溫成園陵亦罷已而詔公讀溫成哀冊
公奏言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而溫成追謚反詔二府
大臣行事不可翌日執冊立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某讀冊則可
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置冊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遂以

資政殿學士出知杭州歲滿加大學士知青州麟府將郭恩輕出
軍敗乃以公為觀文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河東路經畧安撫
使知并州過鄭而夏人之使適至州除館以待之公止其館未行
州將以告公曰彼陪臣也豈吾所當避者不去州改館以待夏人
夏人亦不敢言未至河東是時虜占有麟州故地爭不已公至乃
徙其衆遠去後陰遣間至河東捕得公道金帛而還之夏人亦畏
公不敢近邊初公守杭州州人喜浮圖法男女晝夜雜會其徒因
伏匿為姦遂以成俗公出過市中有塔廟甚麗公命撤之皆重扉
覆墻得之逸婦女百數因併捕其徒置于法杭人懲艾俗遂革而
其罪人散去往之造為飛語以中傷公會樞密使田况病參知政
事王堯臣薨 上問公所在欲召用而言者果以飛語聞 上
不信封其章示公 上適小不豫言者乘而益驩遂罷河東知壽
州道貶寧國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光祿卿分司南京起知杭州公
不起而請老遂以禮部侍郎致仕居符離明年 英宗皇帝即位
侍郎當文忠在西府薦公材畧絕衆不畏強禦而輕進退

今雖老矣猶壯也可用 英宗亦雅知公名遂以資政殿學士起
公知河中府詔趣上道辭不獲入見 英宗以官召之而不召也
比退日晏改觀文殿大學士知慶州徙知延州道得疾聞 上上
使中貴人挾醫視公賜黃金良藥公泣曰老臣蒙 上知未效犬
馬而病死目不瞑矣四年甲申薨于鄜州年七十一公爲御史諫
官有名及平智高之亂人以古之將帥處之後爲樞密副使爭溫
成事罷去人又以古之輔相期之然公天資警絕敏於事尤能決
煩去惑方事至前衆持難相倚徘徊未有所定公至出片言遂以
無事其爲政尚方略耳目人莫能測知縛制強豪一切以理爲人
所稱道在符離時 莊獻明肅太后共政州守江鈞有墜言於坐
中爲通判者欲上其事州官皆往謝之至再拜而請不許公獨後
至不拜通判怒乃曰而與守同耶公曰守今謫去異時之資也公
今陷守異時無葬所矣通判悟大恐返謝守而與之數在慶州時
特支絹帛惡軍中口語藉藉公聞之大饗士優人以估帛爲俳語
以進公召謂曰邊城無警王衣食縣官不見敵數蒙 上賞賜未
知所以報効而汶敢以 上賜爲感可斬也今姑舍汝死竄之軍
中帖服皇祐五年契丹使來請曰願觀廟樂而歸 上以問宰相
陳執中曰樂非祠享不作請以是告之公時在西府乃曰此可告
而未能止也願使告之曰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詠歌之
也使者能留與吾祭則可觀 仁宗使人告之使者乃退有中入
嘗任外官率它武臣上書乞遷 仁宗曰法不可得也訴不已
仁宗以語公公曰臣請退而問之乃召問曰曩汝在邊某軍當給
帛汝不時給何耶對曰帛官物也不敢妄以與人又問曰某人戰
當奏功汝不時奏何耶對曰是幸賞也故不奏公曰而能知此而
返自爲何耶皆皇懼再拜趨出初至杭州爲縣令來謁請辭公曰
吾欲與令從容余杭令黃世永曰前日縣有剽行路錢六十萬者
請往捕之公曰無煩令往也翌日張宴賓客滿堂坐未定捕盜者
已得盜至矣桐廬遂昌民揚日用以得居鄉里 人患苦之令尉至
者必與之交而行其私否則持其長短陷之前後所陷令尉甚衆
令沈紳免官過杭公問其故紳具言爲日用所陷公曰此可治也

乃使更受紳辭檄桐廬捕日用屬吏其子私與鈐轄吏宋昇飲酒
酒酣出黃金一斤以遺昇酒未竟公使人逮捕昇至廷問揚日用
事汝預也昇曰不預然則酒酣遺汝之金以何事也昇情得皇恐
謝即黥日用并其子流之昇亦抵罪抗人以此畏公重足一跡不
敢為姦雖窮里空舍皆如公在其旁滕甫楊忱游公門以材自負
不信曰是安能皆知之乃相謂曰居明日之湖上游蘭若素約而
不往若縱飲而行博公安能知我哉及其往未坐有呼於門甚急
曰公使人遺二客持小奩發之五木也大驚乃服公之筭也故相
國王珪嘗誌其墓凡公之行事與三代封爵贈謚所娶所生之子
皆誌之矣故今專序公出處進退之本末有略之者以其見於誌
也其異於誌者子之文今為承議郎管勾杭州洞霄宮幼女適朝
散郎司勳郎中莊公岳孫男六人孫女六人孫男長其早亡延壽
為豪州司戶參軍延賓延宏延通延祖未仕孫女之長者適前進
士黎確而子之文集錄公之詩文章奏議為集二十卷藏之家銘曰
在昔 仁祖 好是文武 文而臯益 武也方虎

德名參會

熙我王度

在時威敏

出以類鳴

作而有言

如金奏廷

云云絃絃

衆耳以傾

續續睚眦

我則轢之

夏童陸梁

我則斥之

以言以功

帝用識之

識而在位

正直是謀

有猷有言

天子之休

公言孔嘉

昧者是疑

或違或行

公守不移

奉冊而告

置冊而辭

辭而抑抑

南國是式

唯蠹是挾

唯姦是擿

擿姦挾蠹

人莫予測

窮里突奧

如公在側

既用而張

亦毀而折

毀而譽還

如火燁燁

今雖遠矣

而猶不歿

赫鼎而名

有山之石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脩神道碑

文定公蘇

轍

熙寧五年秋七月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彬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衙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竒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

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爲當默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

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勸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
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
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
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
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
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
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
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
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
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
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
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
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
在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
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

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
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
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爲虜。有議下
太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
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
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
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
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
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
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
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
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
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
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
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

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 上使中官監劾之亦
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
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
服除入見鬚髮盡白 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
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
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
對取旨 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
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 上悟留刊修
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 上臨御既
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 上意 上思富公韓公之賢
復召真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 朝廷士大夫
知 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
丹契丹使其貴臣宗原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
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
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
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外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
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
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勸
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
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未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
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
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
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
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於從下流下流既淤
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
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
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
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
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

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竄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又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叅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又以毋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因將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

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頃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自出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太臣等未敢便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嘉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甘果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

上以爲然遂下詔及 宮車晏駕 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 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 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 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 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聞人公當次補請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 天子諒陰 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 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 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旣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汗公公杜門求辨其事 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 上知不可奪除觀文

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真瑯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

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為易章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祭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掩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為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若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朝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僣強其間空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類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遺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楊之人至為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然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歿故承議郎奔故光祿寺丞棊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孫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恕故宣義郎原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稱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人是歲欒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

忝其家先君不幸捨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護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

仁宗

有臣文忠

自檢而衷

保其初終

惟古君臣

終之齊難

匪不用朕

有饒其間

公奮自南

聲被四方

允文且忠

有煒其光

一實開之

下實梃之

三起三廢

誰實使之

憤而復全

惟

天子明

克明克忠

乃亦有成

逮歲嘉祐

君臣一德

左右天造

民用飲食

舜禹相授

不改舊臣

白髮蒼顏

翼然在廷

功成而歸

維公本心

彼亦何知

言恐不深

潁水之濱

甲第朱門

新鄭之墟

茂木高墳

野人指之

文忠之遺

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狄武襄公青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至和三年八月上以樞密使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河中尹天水狄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三月感疾于州未幾以薨聞天子盡然輟視朝二日發哀苑中贈中書令太常誅行謚曰武襄既葬于汾之西河有詔史臣以刻其墓隧之碑臣謹案狄始周成王封少子於狄城因以爲氏其後代居天水至梁文惠公乃大顯于有唐其子孫或徙汾晉間公實西河人贈太傅曰應之於公爲曾王父是生真贈太師太師生普贈中書令其配曰充國太夫人侯氏公其次子也諱青字漢臣生而風骨奇偉善騎射少好將帥之節里閭俠少多從之初游京師遂補供奉聖籍中寶元之初元昊叛河西兵出數無功自散直爲延州指使延帥知公敢行故常使當賊鋒凡數歲出大里清化榆林歸娘嶺東女之崖木匱山渾州川白草南安安遠等戰大小二十有五中流矢者八斬首捕虜萬有餘獲馬牛羊橐駝鎧仗符印車輜器物以數萬計嘗破賊金湯城至于乾谷三堆杏林原遂略宥州之境屠唃咥歲香毛奴尚羅等族燔其積聚數萬虜盡其數千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堡皆扼賊要害使不能闕邊以功亟遷至秦州刺史涇原儀渭兵馬部英宗廟諱經略招討副使上欲召見公會寇薄平涼因命圖形以進由是天下知公名公提涇原之師威震羌夷既而曩霄復稱臣西陲少事矣乃以公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徙鎮定路兵馬部英宗廟諱遷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歷惠州團練使眉州防禦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遷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遂領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一日天子碩將帥之臣無踰公者乃召爲樞密副使加檢校司空皇祐四年廣源州蠻酋懷知高潛竊服號以盛夏舉兵陷于邕州濟舟而東又陷泂江九郡進圍廣州力屈不能下還據于邕所過吏民多被害江湖之南人心爲之蕭然公是抗章請行又因侍上間自言臣結髮起行伍願無以報國

今遠夷跳梁不足為 陛下憂願將銳兵數千當羈叛蠻之頸致之闕下 上壯其言遂改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置廣南盜賊事加檢校司徒 上親餞于垂拱所以臨遣之意厚甚先是蔣偕張忠等繼以輕敵失軍士卒莫有戰鬪志明年正月自桂林次賓州會廣西鈐轄陳同英廟諱以步卒八千潰于崑崙關公即按同英廟諱以不應令并殺直袁用等三十一人咸以軍法誅之衆莫不惴恐既而頓甲軍中又下令且調十日之糧或莫能測賊使人覘吾軍而還黎明遂合三將之兵以行乃絕崑崙出歸仁鋪先自為陣賊果失守險遂悉其衆逆王師以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乘銳確吾軍公親執旗鼓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非意時會暮賊前後不勝敵遂大敗馳騎追之斬捕二千二百級偽 炎宗廟諱黃師宓儂建忠等五十七人沒于陣知高夜縱火城中而遁明日破賊入城獲金貝之物以鉅萬畜數千悉分其戲下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皆慰遣以歸又歛羣屍築京觀于城之北隅初有衣金龍之衣又金飾神龍于楯什其傍或言知高已死亂兵中有欲為公亟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也寧失知高敢誣朝廷以貪功邪二月班師遂曲赦五嶺又布德音至于江湖之南公還為樞密副使進位檢校太尉河中尹俄拜樞密使賜第城南一區子悉優以官公固謝曰賴陛下神靈出師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勤勞何敢拜 君命 上固以寵之在樞密四年自以遭時奮用乃夙夜一心進圖國事雖權幸不可撓以法上累訪以邊機嘗從容陳所以攻守之計天子深然之晚以盛滿為戒思避時柄遽終于陳州享年五十公為人慷慨尚節義有大慮謹密寡言外剛重靜銳而內寬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其行師必正部伍營陳明賞罰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常以少擊衆而所鄉無不靡與士卒同寒飢勞苦而又分功與人未嘗自言安連之戰方被創甚聞寇且至即挺身以前衆莫不爭為用聞嘗獨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中見者為之辟易今丞相韓公琦故資政殿學士范公仲淹同秉武節經于西邊公時為裨將殊為二公見器仲淹又嘗以左氏春秋授公以謂為將者

不可不知書匹夫之勇無足尚也公於是自春秋戰國至于漢以
來成敗之迹槩而能通公為涇原招討起居舍人尹洙知渭州因
與公善洙學通古今嘗與公談用兵之術稱曰雖古名將殆無以
過其後洙以貶死為周旋其家事唯恐不及其徙真定道過故鄉
謁縣先下車趨至令庭遂燕故老於縣下里中榮之公事親孝遭
中令之喪雖衽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方秉樞於朝奉充國大夫
人膝下日舉觴于堂間又 天子賜珍其家極榮養矣征南之日
戒內外不以聞懼遺其親憂始行至邕會瘴霧之氣昏鬱中人或
謂賊流毒水中且士飲者多死忽一夕泉湧于郊汲之甘冽遂濟
其車此非誠所感邪公薨之初詔衛公匱歸殯京師其葬也寵以
鼓吹旌輅送于都城之西又勅所過郡治道上共具發材官輜車
至于西河卜用嘉祐四年二月甲申之吉是歲以給饗恩加贈兼
尚書令臣嘗伏讀兵法曰以治待亂以逸待勞此善用兵者也又
考前史之載將而持重有謀者其出靡不有功如武襄之西定靈
夏南平嶠外未嘗不擇形勝整師徒先計而後戰遂摧兇陷敵名
動殊俗為國虎臣善夫臣洙以謂有古名將之略豈誣也哉公娶
魏氏封定國夫人六男長曰諒三班奉職蚤卒次曰諮西上閣門
副使次曰詠內殿崇班閣門祇候次曰諫內殿崇班次曰說東頭
供奉官次曰諫內殿崇班說諫蚤卒二女許嫁而卒孫曰璋左侍
禁曰擣尚幼銘曰

汾晉之氣	蒙于崆峒	有如其人	武襄之雄	始來京師
感槩從軍	以節自發	孰莫不聞	元昊雄姦	歸節塞下
西邊用兵	露甲在野	公出大里	至于杏林	奇謀縱橫
以龍戩戎心	上顧將帥	威名無如	來汝陪予	秉國之樞
盜起南荒	乘邊弛防	嗚豈圍廣	妖霧以猖	公於上前
憤然請討	賊失崑崙	膏血原州	還服在廷	越茲累年
夙夜乃事	匪圖弗宣	將相出藩	年甫五十	公不復還
天子為泣	生莫與榮	沒莫與哀	彝常之載	其績有
有勤其初	有大其後	書德於詩	以質不朽	

种院使世衡神道碑

公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銘於予予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此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 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是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自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胥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需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保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畱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羗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羗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嘗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噐以獎之屬羗愛服皆願效死清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常濟河爲患君使屬羗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之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九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咎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 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 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邊寇蒞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羗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藩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鞍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恐復爲

變時青澗既守人可循守乃請于 朝頭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子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羗羗愛其類易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 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羗難制懼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西周行境內入屬羗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爲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強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天雪三尺左右曰此羗凶嘗詐與高使君繼蒿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羗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蹙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羗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誅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服粟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自是屬羗無復敢二君戒諸族各致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火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領慶州藩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羗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羗兵旣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更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更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羗之大素號強梗在原爲孽寢及于環撫之很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 朝廷患焉其二州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將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歛之兵遂不

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
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
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
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
安令祖仁諱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
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
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 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 真宗復
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
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
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
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祀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
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曾恩
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
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
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前君使勤惰齊其力故功倍
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
之守王蒙正託 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
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為之助獄成流竇
州 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推酷又禮部尚
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集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
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郵交辟改簽著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
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兄弟有欲折其產者君推
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蒞官能適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
盡君之像而享事之又終吏民暨屬羗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
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占文
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詒試將作監主簿曰詠
同州澄城尉曰詒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方人也訢記詔
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殖教孤
矢撫養士伍籠羗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

者入虜中九半歲間而虜誅搃兵用事者二三人謀者還其謀得
行會君已殺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神公 出子賢門 吾志必立 吾力是陳 寧以剛折
果由直伸 還自瘴海 試干塞垣 權以從事 意其出人
悍虜之患 又邊之民 夙夜廼職 星霜斲身 主則有涯
死宜不泯 邊俗祀之 子子孫孫

新刊皇朝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五

新刊名目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六

呂惠穆公公弼神道碑

忠文公范

鎮

熙寧六年三月辛亥東平呂公薨于管城之第訃聞 天子震悼輟視朝二日贈太尉錄其子孫有差太常考行遺愛在民曰惠恭明其德曰穆易其名曰惠穆曾祖殿中丞諱龜祥追封魯國公祖大理寺丞諱蒙亨追封韓國公父太尉故仕許國公諱夷簡追封楚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馬氏追封魯國韓楚三國太夫人 國朝呂氏顯者十五人而公家與有七人文穆公實相 太宗 真宗而文靖公相 仁宗公又爲治平熙寧樞密使其從父昆弟爲學士扈從出藩鎮者更進於時於乎其盛矣乎昔之賞延於世不顯亦世以言曰下能世其家可以推見當時用人之美其光烈焜耀於其後者蓋如此公諱公弼字寶臣初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至大理寺丞召試禁林賜進士出身歷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度支兵部三員外郎同判太府寺尚書祠部通判鄭州吏部南曹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再爲三司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度支判官糾察在京刑獄直史館爲河北轉運使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自寶元慶曆以來河北宿重兵其後夏人稱曰契丹旣講和而屯戍不少損民疲於轉餉公始通御河轉粟塞下減戍兵使食京東增置壯城軍專版築之役義勇之情施不教者以時教之又興鐵冶佐縣官之用方是時河決累年泛濫爲民患乃修郭固口順其性而疏道之河遂安流滑州以河漲來謁急且求假捷梢而僚官難之公曰彼急矣尚可以鄰路拒之邪隨其所湏而應接之滑州得無患前後四年除民之逋負九數百萬省役之不時者又不可勝計故一路財用饒而民樂其生則公之才爲可知也入判吏部流內銓加龍圖閣直學士高陽關路經略安撫使知瀛州遷兵部知開封府開封自文靖公號稱善治而公兄弟三人相繼皆有聲世以爲美談俄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辭不拜留充群牧使契丹祭莫使復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遷右諫議大夫徙郵延

路知延州甚苦異時亡去者輒不究治至公時胡守忠者亡去可
檄宥州取之斬于境上終公去無敢亡者復入為群牧使判尚書
兵部提舉醴泉觀進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成都一都會也得便宜
從事列城觀望有唐之藩鎮流風存焉為政者務威猛為擊搏以
操切之民有輕犯則移鄉甚者或配徙內地終身不復還公閱其
籍移鄉者即釋之配內地者奏而貸還之而一切鎮以寬簡人心
大安歲屢豐穀賤至傷農軍食不售公為高其估穀價適平乃止
故農不傷而軍食得售人益喜乃相與請圖公之像為生祠公拒
止之比去至有作蜀父吟以思公者改給事中尚書工部侍郎群
牧使權三司使天下奏計及文移填委若不可究者公為之以開
暇一日奏事英宗顧謂曰蔡襄特許訟不即決事多留公何以
處之裕如也公對襄於事勤未嘗有慢失殆言者妄爾帝亦知
公才由是又知公為長者月餘拜樞密副使是時帝始親政言事
者數見斥公奏諫官御史陛下耳目而大臣為股肱股肱耳目
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其言視其所行言而進退之

則下情通而聰明無所遺矣又請陳祖宗故事於前而日省前
之命適英進讀以代前世之史則切於時而有所規模也今上
即位遷刑部侍郎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武臣子弟多不教三班入
流又無法以考視之請試方畧才武然後任以官異時北兵戍嶺
外者多物故更用東南教閱兵京師禁旅戍河北者冗食公上以
京東武衛如陝西土兵之制使更戍四路又分河北義勇為五而
以其一最優者課其養馬習騎射而復除之公之所陳或初議不
合或合而未即行及後施行則皆著以為令者率如此有欲合輒
延環慶為一路者公言東自河西至定邊中間列寨凡二千二
里而遙緩急寇至首尾若何而為援乎議者又欲下邊臣曰廟
堂之上不處決而以譏邊臣不可乃止未幾公之弟公著為御史
中丞公以為門戶之寵不可多乃上疏請罷免上以至公之意
申諭之再三乃起視事如初明年為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河東
路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先是夏人數寇邊朝廷患之遣大臣宣
撫陝西河東以相視利害既而獻計者言棄其不意出兵必有功

遂取囉兀城之又築三寨開荒堆道綬銀屬之麟州既又檄太原
調二萬人轉餉之且戒以期公曰大兵通行則可糧道遇伏將何
以繼之永和關回遠雖違期可無後虞遂出永和關而神堂援兵
道荒堆者伏發不得進事聞手詔褒諭以爲有先識其獻計者又
欲增堡障公言三寨之役民已不支其勢又散關不相維制守之
固未易也奈何增堡鄣以重自困邪虜方懷憤伺隙日夜謀有以
報怨宜少持重以制其變已而囉兀不能守舉三寨悉棄之如公
言虜亦不敢復動初詔將吏有功者得承制除授而冒恩爲多公
言諸道兵會囉兀初無大敵所捕獲特老弱牛羊雜畜爾其所得
地又舉棄之則將吏爲無功明矣而賞不次請更下二府裁定遂
殺其恩有差轉運使以調發煩擾被劾公言事不素慮而起蒼猝
其勢不能不然請薄其責於是遂得薄責俄請知鄭州會朝廷有
事于洸河乃拜公宣徽南院使判秦州召對面加慰勞既至董種
用舊事貽公以書且稱勅公遣謂曰若藩臣安得妄稱邪董種皇
恐不敢復妄稱邊人用是益知畏伏後數月王韶取洸河降附者
又以萬計乃建熙州而遷公檢校太尉公自以爲無功固辭不聽
俄以疾請內徙除判河陽遣內侍將高醫療治聽歸管城第改西
太一宮使使便輔養其所以待公者無不至而疾益侵遂不復起
嗚呼其命矣夫其命矣夫享年六十七其年五月庚申葬于懷忠
里先公之塋公資其孝友而器宇深博家居未嘗妄喜怒暇則讀書
究觀古今治亂之要而不爲章句之學故所至有治功其在朝耻
言人過及遇事則必爭無所回屈處大事雖甚遽常從容若有餘
而治邊尤不意生事務安靜鎮重而已所薦士多至百餘人往往
爲名臣其間有未之識者自 真皇帝題文靖公名於并風以遺
仁皇 仁皇帝復題公名於殿柱以遺 英皇故其感慨瘁盡
猷風采有以似之也熙寧初以早詔求直言公奏人主不可以聖
自尊當用晦以接下方今之病在於知人之難務虛文而無實不
可不察察之則天應旋至矣前後諷切甚多常懇懇出於忠厚然
慎秘人莫得知及樞密之制下其畧有屢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
之策者然後天下之人知公爲有言也娶扈氏贊皇郡夫人再娶

王氏清源郡夫人皆先公以亡四子希逸太常寺奉禮郎希彦尚書庫部員外郎希仁大理評事希明太常寺太祝而希逸希仁又先公以亡希明尚幼獨希彦好學有吏能爲公所器愛女四人長適太常博士祕閣校理韓忠彥次適保州軍事判官向紀次繼室忠彥次許嫁光祿寺丞趙元緒孫四人淑問大理評事善問淵問並太常寺太祝請問未仕曾孫二人師中試將作監主簿舉中未仕公在開封時鎮嘗從事於府中希彦奉公之狀來求銘銘曰

姜姓自古 得胙於呂 太公封齊 遂荒東土 維申及甫

爲周卿士 崧高之詩 既好且肆 宋興百載 愈顯益大

維公之門 國相者再 伯祖皇考 三朝倚賴 民富于內

兵偃于外 維文靖公 實相 仁宗 緝熙彌縫

致平底隆 有德有功 有初有終 廟享之從 見于歌工

慶流源源 澤被後昆 維公之生 氣直而溫 規爲設施

無所不宜 匪急而集 匪嚴而威 外臺將輸 阜康是圖

國裕於用 家豐有儲 方面翰屏 慎重鎮靜 有懷者恩

必信維令 廟論聖堂 樞機精密 出入始卒 周旋如一

公計上報 維 皇震悼 大用未究 胡不耆耄

神崧之原 芳博大且長 松栢森成 芳林林蒼 蒼附于先公 芳永固以藏 福流無窮 子孫其昌

范忠獻公雍神道碑

蜀公范

鎮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忠獻范公既沒之十九年其子宗賢始以公之行狀與故范文正公所爲銘文求文於鎮以爲碑景祐中公將赴洛陽鎮適受命爲新安主簿一見于京師其後不與公接獨得其平生行己大畧於士大夫之傳以爲公天資忠孝篤善好學通敏有籌畧以是起縣主簿至樞密副使歷事二帝皆知其賢而公亦以此屢用公幾於先事建言朝廷欲奮厲有所立故常得位志行而卒不克其在延州所以守禦應敵者未有遺策而大將劉平右元孫敗于外城幾不守而公亦坐是左遷故君子以爲公之所欲爲者甚壯而上亦非不用公遭時不幸

故止于此然劉石之敗非公延州不守而公之去延州也范文正公承其後得公之事爲詳及公之沒而誌其墓則推其功爲能全延州以捍關中者其於不棄中猶能有立如此此鎮所聞於人者而考之於其行狀墓銘又得其世次出入始終之詳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仁恕事後唐爲校書郎從孟氏辟于并門卒與俱入蜀遂相之以老授太子太保終于家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從龜事蜀爲刑部侍郎入朝終於左屯衛大將軍累贈太傅考諱德隆以太傅葬爲供奉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封京兆郡生三子公最少十歲而孤夫人質衣爲資使公就學公幼而警悟咸平三年舉進士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金塘尉改筠州從事秩滿除大理寺丞知建州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遷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爲洛陽主簿張公詠過洛聞其所爲駭之書公姓名屏風遇人輒以識否爲問至是張公鎮淮陽即引公爲掾未行會寇萊公出守洛陽奏公爲留守

則命調發丁夫邑官荷校督役嚴甚山東饑饉上患之使宰相與三司使擇可行者皆以公爲能詔除京東轉運副使公至以爲民愁無聊今急之愈怨作命不力不如一寬之與民緩期民皆奮曰公長者無敢後先期而河隄成即拜度支負外郎河北轉運使舊制以重估募民入粟於邊而縣官常苦其費公視德博間民有餘穀乃歛諸州緡錢以平價就糴而官自漕致于邊至今以爲便是特陝西邊食不足農民皆遠輸塞上朝廷以爲憂徙公轉運本路公建議以也鹽募民入粟于邊而農得以休就遷兵部員外郎召拜戶部員外郎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前年召還提舉京自司會環原州屬羗叛寇邊遣公安撫公親見其酋長諭以逆順利害即皆首服願守約束如舊還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以奉使契丹還加龍圖閣直學士公爲三司使號稱職上知其才擢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

詔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火
宮之西北隅有數小殿存者 章獻太后有意修復兩府廉封
太后悲泣久之曰幸有存者公揣知其意即抗言 先帝朝以此
空府庫今一夕為灰燼天意可見如幸其存而復興民將不堪臣
以為存不如亡群公皆助之 太后意解曰不復勞人矣 上說
翌日詔諭中外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逾月改京兆府是
歲諸道旱蝗疾疫關中尤甚公自減廩食以為民先富人皆爭出
財助官貸活數萬人躬自撫視至染疾不悔移鎮河陽公既屢受
任陝西出入邊徼知元昊且反而朝廷未有以待者遂自河陽上
書陳邊事得召見獻策六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
而元昊果反 天子思其言即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公以為
延州西夏咽喉而戍兵寡弱若賊併兵急攻延州不守則關輔舉
危非厚集兵以待之不可乃累上章乞師朝廷不甚以為意一旦
元昊引兵十餘萬破李士彬等徑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
境上守者纔數百人老幼皆登城公以身先之賊圍愈急使召統
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
陷沒城中大恐公慨然曰我死國足矣民何罪禱于州南嘉嶺山
之神會暮大雪賊暴露不能軍乃引去城卒以完朝廷聞之封其
神靈顯公然公卒以是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吏民相率守闕訟
公無罪 天子亦知之故一歲間起公至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
行政京兆府且許朝覲復資政殿學士兼四路糧草至鎮歲餘以
邊食足而民不勞加尚書左丞進大學士復守西京有盜起襄鄧
間流及汝洛朝廷以厲公公命討且降之盡獲是歲許汝大蝗獨
不入境守洛三年拜禮部尚書慶曆六年正月丁亥以疾薨于位
享年六十有八 上為廢朝贈賻加等以其年三月丙申葬于洛
陽金谷鄉宣武里之先原公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
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封仁壽郡子六人長曰宗傑尚書兵部員
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蓋使先公一年而亡次曰
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曰宗古未仕皆早亡曰宗師宗賢並
為大理寺丞女七人其三人亡次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次適光

祿寺丞吳安度次適尚書屯田員外郎唐誼次適屯田員外郎韓
繹孫八人宗本尚書虞部員外郎子開國子博士子明尚書虞部
員外郎子儀太子右贊善大夫子諒大理寺丞子奇光祿寺丞子
淵大理評事子正未仕公性篤學至老且貴不廢有集五十卷其
在樞府嘗繪尚書四代圖以進所嘗薦舉者後皆至公鄉世以為
知人大將狄青初為散直肄麾下坐法當斬公貸之卒為名將平
居無事常欲為父遠計尤惡輕作苟止自陝西休兵議者皆以兵
冗宜汰而行之不以漸公知人心不厭密疏以為急而用之緩而
棄之後無以復用人乃止及病且革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
不已凡四任洛陽始為邑佐構亭於縣南父老思之名曰范亭云
銘曰

嗟我范公

其先太原

從主于蜀

崎嶇艱難

遭時不祥

再世不顯

集為我公

頌大光明

初仕于洛

有駿厥聲

時之望人

惟寇與張

公之所從

為彼得喪

用公京東

東人以紓

用公河朔

邊虛告餘

公在關中

帝不西顧

化鹽為糧

農不釋畝

公還京師

羗叛于西

公出西撫

羗拜其馬

召還三司

屢試有成

公在樞府

慶曆六年

自陝徙雍

復臨河陽

羗飽必叛

以詔

天子

公言卒效

寄以西鄙

二帥殞顛

城賴公全

公斥不訐

民為號寃

天子知之

旋踵用公

繼守三鎮

有光于終

天錫之報

子孫滿前

以沒元身

克多歷年

嗚呼賢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七

周侍郎沆神道碑

文正公司馬

光

周以國爲氏漢魏以來世有顯人公之先家於益都曾祖考諱仁貴不仕祖考諱子元舉三禮登科爲深州司法參軍契丹覆深州舉室罹禍 朝廷哀之贈大禮寺丞祖妣田氏追封仙遊縣太君考諱圭時適在外得免 朝廷賜以官終太子中舍累贈尚書左僕射妣李氏累封常山縣太君君諱沆字子真舉進士一中上第除膠水縣主簿初試吏事精敏如素習上下稱其能徙諸城主簿用蔡文忠公薦遷鎮海軍節度推官知渤海縣濱州大吏恃府勢築室鄣民告害其出入民訴縣以十數前令莫敢直公立表撤室收吏抵罪豪猾惕息歲餘召入改著作佐郎縣民詣轉運使杜祁公爲奏詔許之會公以母老疾求監青州稅尋以憂去職服除知嘉興縣趙元昊擾西陲詔近臣舉可通判陝西諸州者富丞相時知制誥以公名聞擢通判鳳翔府以權發遣鹽鐵判官召還改江西轉運判官公固辭願得近鄉里一官以謀葬乃改知沂州過京師入對言事 仁宗善之賜服銀緋到官數月召還爲開封府推官俄遷判官會湖南蠻唐盤二族殺掠居民官軍討之數不利有詔本路遣人招撫蠻輒殺之乃以公爲轉運使委之經畫辭行仍服金紫公至上言蠻驍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擊之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鋌盾北軍不能與之確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人入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可招撫也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除湖南遂平是時軍旅暴興運路險澁公隨宜區處資糧豐給而民不疲病召爲度支判官行未至復加直史館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先是北軍戍湖南山谿者或暮年或再暮乃代去再暮者多死瘴癘公奏以爲不均請皆以暮年爲斷所生全甚衆歸朝除河東路轉運使自慶曆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懲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公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入爲度支副使農督高寇掠廣南旣敗走詔以公爲西路

安撫使

天子以嶺南地惡命公非賊所殘州縣不必往公曰天

子之命至仁也然遠民新罹荼毒爾敢不究宣 天子之澤以而

慰之乎遂徧行州縣雖窮僻無不到者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

以常法滿半歲不還者皆聽人占佃公曰是豈與凶年逃租役者

同乎奏更延期一年召使復業有已爲人占佃者皆奪還之仍免

其一年租三年役貧者縣官貸以種糧由是嶺南民復安集又奉

使契丹還加天章閣待制爲陝西都轉運使未幾改河北初河自

橫隴西徙趨德博後十餘年又自商胡西徙趨恩冀朝廷皆以功

大遂不復塞有李仲昌者建議請自商胡口下鑿六塔渠引河東

注橫隴故道用功省而利大詔遣使者與公行視利害公上言

國家近議塞商胡計用薪蘇千六百四十五萬役工五百八十三

萬今仲昌奏塞六塔計用薪蘇三百萬計共是一河其塞之工力

不容若是之殊蓋仲昌故爲卜計以求興役殆非事實又即日河

水廣二百餘步六塔渠廣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橫隴下流自河

徙以來填闕成高陸其西隄粗完東隄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

通分大河之水曾不及十分之三濱水之民喪業者已三萬餘戶

就使如仲昌言全河東注必橫潰泛濫齊博德棣濱五州之民皆

爲魚鱉食矣今自六塔距海不啻千餘里若果欲壅河使東宜先

治水所過兩隄使皆高厚仍備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積薪蘇以防

衝決乃可爲也然其勞費甚大恐未易可辦以臣度之六塔實不

可塞朝廷卒用仲昌議塞之既塞不終朝復決齊博等州果大被

水害朝廷乃竄仲昌於嶺南諸阿附其議者亦抵罪衆始知公議

爲是公又上言民惟水災皆結廬隄家糧乏可哀且欲輒發近倉

賑之顧大恩當自 上出臣不敢竊取爲名願亟遣使者案視收

恤之朝廷從之未幾徙河東都轉運使踰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慶州兼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邊民多闡出塞販青鹽抵重法公請

損官益之價犯者稍衰入判三班院兵部太常寺通進銀臺司

仁宗山陵鹵簿使又以遺留物奉使契丹公以二使皆有厚資不

欲專之因託以力不能兼辭使契丹不行士大夫美之 英宗初

即位契丹遣使賀乾元節公爲館伴詔取書入置樞前使者固請

見上曰取書非故典也 上以方衰經不許使者執書不肯授
閔門公曰昔北朝有喪南使至柳河而還朝廷重鄰好聽君前至
京師達命於先帝恩禮厚矣奈何更以取書為嫌乎使者立授
書是時朝廷未知契丹主之年公從容雜它語以問使者使者出
不意遽以實對既而悔之相顧愕貽曰今復應兄事南朝矣頃之
遷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兼真定府路安撫使士俗多棄親事浮
圖公案籍閱其不如法者皆斥還其家凡斥數千人在真定數年
以疾辭位治平四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其年八月丁未朔薨於家
年六十九公為人莊重動止皆有法不妄笑語居家孝友甚至而
當官謹嚴始終如一鉏菽衛良摧疆撫弱去嘉興二十年人有過
其縣聞民間猶思咏之以為前後無有罷潭州民遮道不得行公
諭解不能却乃旋鞚而南曰當與汝歸耳衆喜奔呼爭先道稍開
公躍馬北去追至境者尚數百人與僚佐議事其言當者立從之
不當不面斥其短徐曰某意欲如此為安衆亦不能易也所部官
屬有罪先以好言論之不變乃案致於法猶為虧除不盡繩也有
死於官下其家孤貧不能自歸者必為賻斂衛送成無歸者則為
存處立生業嫁其女誨其子弟祝如親戚故人始望其貌皆慄然
畏之久而求其心乃知實仁厚長者也先娶王氏再娶劉氏封彭
城郡君皆先公即世三更莘將作監主簿百藥大理寺丞常大理
評事二女適太常博士榮安道來安令江懋簡公薨之歲十月已
酉葬于先塋百藥暨常欲刻碑臨道俾異日鄉人皆得瞻公之墓
不忘公之德請館閣校勘梁君壽狀公之功行以授某命為之銘
某昔通判并州事事公於河東雖自知無文不敢終辭銘曰
古之君子 德盛道尊 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 公正衣冠
嚴不可干 施之於政 乃仁乃寬 吏畏而俊 民思不諉
款銘垂美 以告後昆

趙樞密瞻神道碑

范太史

祖禹

元祐三年四月登進輔臣以尚書戶部侍郎趙公為樞密直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六月拜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三月丙寅薨

于位年七十有二訃聞 皇帝 太皇太后震悼趣駕臨奠哭之
哀輟視朝二日賻祿加等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諸孤奉喪歸蓋屋
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杜先塋中書侍郎傅堯俞誅
公行而銘諸墓其孤又以狀請于太史氏將刻之碑祖禹竊惟元
祐之初 太皇太后保佑 皇帝功格于天眷求老成經緯萬事
允所建置必視 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海內歡欣震動
頌詠聖德如 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其人也當是時公召自
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為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
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見者寬厚清靜息兵省刑民無勞
役四方安枕公既没而人皆歎恨以為未盡其用也然則宜以是
銘于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翰
曾祖妣昌國夫人王氏祖供備庫使贈司徒諱彬祖妣岐國夫人
李氏考太子賓客贈太尉諱剛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
翔今為蓋屋人公少力學以行義高鄉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初
仕為孟州司戶參軍移河中府萬泉令以圭田修學校鄰邑之士
裹糧而至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
長治迹以自為監不煩刑罰而獄訟理父老至今稱誦之以秘書
丞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漑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改大常
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荒夷瘴險甚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
汶川因條著其詳為西山別錄及熙寧中朝廷經畧西南就公取
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英宗治平元年自都官員外郎
除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植賞罰廣聰明更積弊 帝嘉納對垂
拱殿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陝西招撫蕃部公言
唐用臣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且追還使者責成
守臣章三上其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沔經略西鄙又遣馮京安撫諸
路公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會
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公
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對力言乞追還昭明等不
用受顯逐 帝為改容納之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
六公請悉出章疏付兩省官詳擇以聞 帝從之先是六月詔議

于位年七十有二訃聞 皇帝 太皇太后震悼趣駕臨奠哭之
哀輟視朝二日賻祿加等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諸孤奉喪歸蓋至
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杜先塋中書侍郎傅堯俞誅
公行而銘諸墓其孤又以狀請于太史氏將刻之碑祖禹竊惟元
祐之初 太皇太后保佑 皇帝功格于天眷求老成經緯萬事
凡所建置必視 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海內歡欣震動
頌詠聖德如 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其人也當是時公召自
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為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
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見者寬厚清靜息兵省刑民無勞
役四方安枕公既没而人皆歎恨以為未盡其用也然則宜以是
銘于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翰
曾祖妣昌國夫人王氏祖供備庫使贈司徒諱彬祖妣岐國夫人
李氏考太子賓客贈太尉諱剛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
翔今為蓋屋人公少力學以行義高鄉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初
仕為孟州司戶參軍移河中府萬泉令以圭田修學校鄰邑之士
裹糧而至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
長治迹以自為監不煩刑罰而獄訟理父老至今稱誦之以秘書
丞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村改大常
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荒夷險甚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
汶川因條著其詳為西山別錄及熙寧中朝廷經畧西南就公取
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英宗治平元年自都宮員外郎
除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慎賞罰廣聰明更積弊 帝嘉納對垂
拱殿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陝西招撫蕃部公言
唐用臣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使者責成
守臣章三上其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沔經略西鄙又遣馮京安撫諸
路公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婦不能禦會
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公
請易置曹僕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對力言乞追還昭明等不

四葉

末葉

有脫

抄本
當查范太史集

於後世列於之史官考公行事所至可紀今擬其

大者揭之神道以詔于無窮銘曰

挺挺趙公 惇德有容 遺我後嗣 實自 祖宗在

仁宗時 公始試吏 民曰父母 來予攸暨 簡于

英宗 正色匪躬 帝欽良月 曰惟汝忠 爰暨

神考 公心如一 言有違從 不撓其直 二聖曰咨

汝惟舊臣 亟其就位 翊我樞鈞 元祐之政 惟天是若

天聽于民 惟民是諾 公在廟堂 四鄙戢兵 靡有內外

皆吾孩嬰 天嚮仁人 錫公壽考 方終相之 不憚一老

南山有麇 公名永垂 過者必式 忠厚之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七

